

如何让教育回归本质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不久前,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 LIFE 教育创新峰会在深圳举行。会上,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杰出教授赵勇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教育的本源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以及如何让教育回归本质。

语录

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 高星

今年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发现 90 周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一席”演讲讲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演讲内容有所删减。

北京猿人到底是谁?

北京猿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一个叫龙骨山的地方出土的一批生活在六七十万年前的人类化石。龙骨山有很多洞穴,其中一个洞被称为猿人洞,这些化石就是从这里出土的。

1929 年 12 月 2 日,我国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先生从猿人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有一张当时的照片,拍的就是裴文中先生正抱着刚出土的化石。

从猿人洞里发掘出了 40 块左右北京猿人的化石,包括头骨、体骨、牙齿等等。研究表明,他们的脑量平均在 1088 克左右,也就是介于现代人及黑猩猩之间。他们的头骨扁平,眉脊是粗壮突起的,没有像我们现代人这样突起的下颌。北京猿人脑袋比较原始,但肢骨已经发育,与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女性的身高约为 1.56 米,男性更高一点。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而且会用火,所以他们是具有文化能力的远古人类。

我必须强调一点,北京猿人不是一个个体,也不是一个家族,而是在距今 30 万年到 70 万年,生活在周口店乃至华北地区的一些季节性迁徙移动的人群,我们在演化阶段上叫他们为“直立人”。他们并不总是在洞穴里生活,只有少部分人在洞穴里生存过,留下化石供我们今天研究。

那么,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吗?

其实,学术界很早就有专家得出结论: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乃至东亚的祖先。最初的人类是从非洲起源的,他们经过不同的演化阶段,到了直立人的时期开始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北京猿人这个分支,到了东亚地区,在这里生存繁衍开枝散叶,最后演化成今天的中国人、东亚人。而在欧洲,与北京猿人属于同一时期的海德堡人,他们演化成尼安德特人,后来又变成今天的欧洲人。

人类的演化不是简单的单向、直线的模式。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地球各地存在了一些不同的古老型的人类。有些古人群被认为灭绝了,实际上他们留有后代,我们身上有他们的基因,而我们的祖先应该是由很多古老型人群的生命共同构成的。

虽然学术界对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定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北京猿人是直立人的一个代表性的分支,它在人类演化史上尤其是东亚人的起源演化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北京猿人很“笨”吗?他们的骨骼确实比较粗犷,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笨。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这些石器看上去比较简单,原始,但它们其实分了很多种类,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锥、石钻。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石器很多都作为工具被使用过,而且在特定的部位以特定的方式使用,比如石锥主要是用来加工木器和骨骼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有一件石器的尾部痕迹表明,它曾经被装柄来使用。这个柄无论是木头的、骨头的还是鹿角的,都说明当时的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制作这种复合的工具了。所以,他们其实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聪明的一个群体。

另一项证据就是火的使用。1929 年底,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掘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烧骨烧石在文化层里出土。后来的发掘进一步证明,周口店遗址存在着集中的灰层和被烧过的材料。但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根本不存在原地用火。的证据。

从 2009 年开始,我主持的一个团队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新一轮发掘,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我们发现了用石头围挡起来的火塘的结构,这是当时的人类原地用火的非常明确的证据。另外还发现了一些原地的烧骨、烧石、灰烬,一些石灰岩块因为长期的高温烧烤变成了石灰。这些证据都表明北京猿人能够用火,他们是很聪明的一个群体。

大家可能知道,北京猿人的化石以及山顶洞出土的人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了。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丢失的北京猿人化石在哪里?还能够找到吗?

从我了解的信息来判断,北京猿人化石可能有两个去向:一是它们在战乱中被彻底毁掉了;二是它们可能藏匿在日本;三是它们可能失落或存放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目标地是北京、天津和秦皇岛。

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追寻。只要有 1% 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 100% 的努力去找到它们。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心结,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 杨东平

30 多年前,我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读到这样一段话:“教育学的根本问题是古今相似的:什么是好的教育?应当如何教、如何学?但是,人们对后者的关注往往模糊了前者。”今天,我想回归教育的本质,来谈一谈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2018 年 12 月 31 日,媒体人罗振宇在跨年演讲的最后谈到了教育,并向大家介绍了一所学校——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他说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虽然学校里的 48 个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在困难家庭,但是这所学校给学生提供了宽容、友爱的健康成长环境。

我知道很多人不服气,因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学校一定是北京、上海的名牌学校,他们一定会问:这些孩子真的有未来吗?考得上清华、北大吗?

让我们来看看范家小学的办学目标:“办美丽乡村学校,育阳光自信少年”。学校要求学生有阅读的好习惯,能写一手漂亮的字,能流利地朗读,能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形成爱清洁的卫生习惯,有两项体育爱好,一项艺术爱好,课业发展良好。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回过头去看 100 年前美国教育家杜威的目光。1919 年,杜威来到中国,他把“以儿童为中心,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概念带到中国。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是对于为升学做准备的教育的一种矫正,它使西方教育由传统进入了现代。

我再来讲一个故事。在肯尼亚首都有一个很大的贫民窟,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芭蕾舞演员开办了一所免费的芭蕾舞学校,每个星期三下午为当地青少年上课,她坚持了很多年。这些来上课的贫民窟的儿童,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的想当医生、演员、教师,有的想当科学家。很多年以后,他们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吸毒、贩毒、卖淫……他们走上了自己的健康人生道路。这就是基础教育的力量。

改变对教育创新的认识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教育创新重新认识是在卡塔尔参加世界教育峰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获奖项目全部是关注世界上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的教育,包括战乱中的国家、难民营里的教育。

比如,2015 年世界教育峰会给阿富汗的雅库比博士颁了奖。雅库比博士在美国获得医学

博士的身份,并且已经在美国定居。但她回到阿富汗的难民营把她父母接到美国后,自己重新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在塔利班的枪口下开始了帮助女童的教育,坚持了十几年。她创办的学习营最后发展到 6000 多个,整体上改变了阿富汗的教育面貌。世界教育峰会的口号,正是“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

2013 年的获奖者是哥伦比亚新学校项目的发起人 Vicky Colbert,她也是在美国接受了优良的教育,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普及贫困山区的小学教育。她说,在哥伦比亚有 70% 的学校学生数在 100 人以下,它们被称为“看不见的学校,看不见的学生”,没有人关注他们。

20 天前,我们去哥伦比亚拜访了这些学校,她带给这些学生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为生活而教,重视学生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还有人怀疑这样的教育有用吗?与孩子们的生命和未来相比,考上名牌大学绝对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中国基础教育仍面临挑战

因此,如何评价中国的基础教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上海在 2009 年和 2012 年的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两度取得第一名的佳绩,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较低。此外,测试结果还显示,中国学生的合作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成绩越优秀的学生越不愿意当教师,等等。

2015 年的 PISA 测试数据还提供了公平教育的对比结果。数据显示,中国教育不公平现象仍很严重,学校之间的差距和学生家庭社会背景的差距所造成的影响高于世界上的平均值。

今天,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然陷于应试教育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许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自己将来想要干什么,他们就是为了一个目标——考高分、上名校。我们总是以为残酷的应试教育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美好未来,其实这是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的。

为生活重塑教育

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念并不缺,我们可以简单地作如下概括: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能够保障儿童睡眠的教育;为大多数人的教育,而不是面向少数重点学校、优势阶层的教育;能够增进个人和社区福祉的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 赵勇

一味追求分数的教育走到了尽头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回归教育的本质,要回归教育的本质,就要尊重儿童的个性,让儿童得到全面发展。然而在当下,回归教育的本质是很多有识之士的理想和追求,却很难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广泛响应。

为什么人们仍然普遍追求考试分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教育就是改变命运的手段,我们必须考高分、进名校,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近我读了有关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的很多文章,深有感触,很多人认为只有考了好分数才能够进好大学,只有进了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从而“学而优则仕”,这就是我们认定的路子。要回归教育本质的理想,正是因为忽略了教育的功利性而难以被大众接受。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有这样一著名的营销案例:有人到一家商店里买钉子,店里没有钉子,营业员就问他要钉子干吗,他说要钉在墙上。营业员又问钉子钉在墙上干吗,他说要装几个钩子挂杂物。其实,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买钉子,而是要把屋子整理干净,于是营业员推荐了更合适的商品给他。

教育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让孩子吃苦受累考个好分数,而是想让孩子过幸福的人生。考试分数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这个手段之所以被大家所接受,是因为在过去,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唯一的改变命运途径。

但未来并非如此。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理想的、更人性化的教育会被大众所接受。追求分数的教育走到了尽头,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的功利性问题,已经不是通向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了。

未来教育需要培养哪些能力和素养

如今,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人工智能一旦和教育相结合,未来教育会是什么样?

哈佛大学有两位经济学家出了一本书叫《教育与技术的赛跑》,其核心观点认为,技术

的发展永远超越教育,而教育在技术发展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有价值的教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高考会考什么科目呢?应该是找石头、搬石头、砸石头。那个时候玩石头是正道,玩铜器肯定是非主流的,而人类一旦进入青铜器时代,搬石头、找石头的能力立刻变得毫无价值,所以说,能力和素养的价值其实是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发展而不断变革的。

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开始了人才的演变,农业人口锐减到 3% 左右,工业人口剧增。而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电气化革命、自动化革命的到来,时代开始呼唤创新型和服务型的人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随着机器能力的强大,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又会演变成什么样?

前段时间,中国有机器人参加了数学高考,超过平均分完全没有问题,还有谷歌、科大讯飞的翻译机器,英汉翻译水平超过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那么,孩子们埋头学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我们如何培养有价值的孩子。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把一个学校看成一座花园,老师是花园里的园丁,他可以决定谁是花、谁是杂草,谁可以进这个花园,谁不可以进……实际上这就定了一个标准,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当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判断所有人时,绝大部分人成才的可能性就慢慢消失了。实际上,从智力、兴趣、动机、家庭背景等维度来判断,人是非常多元化的,但只要按照某一个标准来判断,任何人之间肯定会有差异,如果不是要定个高低,那么差异就变成了差距。

然而,我们再回头想想,为什么非要把人变成同样标准的呢?在传统时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整齐划一的人才,但是这种工作已经被机器取代了。未来的工作环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同一种工作不会雇太多人,但是会出现很多种新的工作。也许,传统社会认为没用的人,现在正在或者已经变得有用。

有句话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人工智能时代,会有很多的创新岗位出现,任何人都可能会变得有用,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尽其才”。所以,我们不必逼着那些不愿意学数学的孩子去学数学,而要让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人。



培养勤劳、善良、有正义感、能够自食其力并服务社会的合格公民;培养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创业精神的终身学习者,而不是“考试机器”。这些理念,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但关键是要行动,要去改变。

在云南景颇族山寨里,有一个儿童教育公益组织——榕树根之家。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个面向景颇山寨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模式,使孩子们获得了生存发展的能力,走出毒品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还有一个大山顶上的未来学校——贵州正安县田字格兴隆实验学校。这个学校每个星期有一场学生议会,讨论各种学生提案。我们有幸来到现场,参加了一次学生议会。那天下午,学生们一共讨论了五个议题。第五个议题是“五年级学生究竟需不需要再买新的校服”,有个学生说,“我觉得很应该买”,其他同学问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因为校服有点好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他们是农村的留守儿童。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教育创新的典范。

教育正在转换频道和赛场

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赢得未来?我们要具有对未来的想象力,要具有对创新教育的想象力。因为在未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人,还有机器人。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没有作业、没有标准考试的芬兰,始终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丹麦在强大的科技竞争的压力下,仍然坚持儿童以玩为主,在玩中学;在美国,创新发展非常活跃,变革深入体制层面,美国公办学校的改革、特许学校制度正在世界各国扩张;英国的自由学校,为一定比例的公办学校带来创新型改革;韩国提出“幸福教育”的目标,实行初中自由学年制、高中多样化发展和革新学校;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国家层面上主要是推进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民间的教育创新也非常活跃,包括各种新型的小微学校。

一场真正的教育竞争已经开始,教育正在转换频道和赛场,我们能够最终胜出吗?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智能时代,人最大的本色是不变成机器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改革,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但我们经常忘记,学生自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学生自己是有追求的,他是一个“人”的存在。我觉得我们老师和家长有时候太自负了——“我们都是为你好”,而其实,每个人都具备改变自己的潜能。

我们经常对孩子说,你必须学会阅读,你必须具备自学能力,必须学会这个,必须学会那个。我们总是假定,在未来社会中,会有这么一些能力和知识在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并没有一些能力和知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教育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个体独特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让每个孩子独特了吗?

除此之外,在未来教育中,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提升的素质是创业精神。在未来,很多工作不是为孩子们准备好的,而是要孩子们自己去创造工作机会,从就业人才变成创业人才。我在迪士尼少儿节目当教育顾问的过程中发现,迪士尼公主的形象在近 80 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白雪公主一开始是就业型人才,等着别人去救她;灰姑娘也是“我啥也不干”,等着别人来找我,给我一个平台。后来出现的花木兰角色,则是一个创业型人才。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公主形象,一出来就是拯救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让家长有这样的意识:想让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过幸福的生活,一是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能力,二是必须有创业的精神。

现在国外很多公司已经改变了选拔人才的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文凭不解决问题,教育经验也不解决问题,他们只在乎你能干什么。人工智能时代,人最大的本色是不变成机器,最大的能力是人能继续成为人,而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当今世界在很多问题上都出现了一种好似‘连根拔起’的动荡感和不确定感,因此人们面临许多问题的选择。但重要的不仅是简单地选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或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问题,更重要的选择是要维护和平发展还是让世界再次走向战争和冲突,是经济的全球化包容聚合还是退回过去的阵营对立的状态。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相信和平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应该顺势而为。”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荣誉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言时这样说道。



“我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行了,但我对自己没什么要求,我只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能坐在超级杂交水稻下乘凉。就只有这两个梦想。”

——即将 90 岁高龄的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日前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时这样表示。



“今年,我们将发射嫦娥五号软着陆在月球上,随后取样返回地球。嫦娥五号将实现 4 个首次重大突破,即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 38 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在此基础上,将实现月球科学的新突破,最终形成人类开发利用月球的能力。”

——不久前,在 2019 软件定义卫星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介绍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的全过程和关键节点。



“中华民族有 5000 年历史,而有文字记载的不过 3000 多年,之前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就是重要的确认方式。当然,这里的‘神话’不是语言的传说,而是从考古文物的物象叙事中体现出来的先民的天地崇拜神话、图腾崇拜神话。可以说,良渚文化形成了中华神话的核心话语系统。”

——不久前,“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华东师大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认为,申遗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 5000 年文明史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我不愿意这两年白活着,我愿意尽我所能,白坐在家看小说、看电视,也是浪费。不如用我的有生之年,做点有意义的事。”

——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今年 98 岁,但她仍然每天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上班。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努力工作到 100 岁”。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